

名家作品

BEIJINGRENZAINIUYUE

# 北京人在纽约

4 获奖作品集

曹桂林◆北京人在纽约

池莉◆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

王蒙◆坚硬的稀粥

铁凝◆孕妇和牛

张抗抗◆钟点人

刘震云◆官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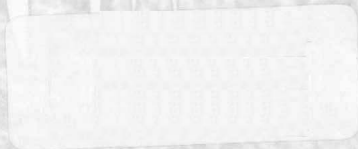
苏童◆红粉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# 太阳出世

TAIYANGCHUSHI



# 名家获奖作品集

## 太阳出世

---

主编:胡 凡 刘伏军

责编:王海鹰

排版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:15

字数:300千字

版次:2002年8月第1版

印次:2002年8月第1次

印数:1-3000册

---

ISBN 7-5387-1523-7/I·1464

定价:25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# 目 录

太阳出世·····	1
埋伏·····	71
刺青时代·····	111
夏之波·····	146
官场·····	167
学者之死·····	231
银河·····	282
玉满堂·····	346
牛·····	352
平静如水·····	425
教育诗·····	466

---

## 太阳出世

---

### 太阳出世

冬季是结婚的季节。

元旦那天，武汉三镇仿佛家家都在举行婚礼。黄昏时分是迎娶的高峰时刻，长江大桥被许许多多迎亲队伍堵塞交通达四十分钟之久。交通警察最后不得不挥手弹开如蝗飞来的香烟和喜糖，拉下面孔破口大骂。宣称如果他喊了一二三之后人们还争先恐后不听指挥的话，他就要行使国家法规赋予的权利，把这些阻碍大桥交通的大彩电大冰箱掀到长江去。说罢他就高喊“一——二——三！”然后径直冲到一群依然争执不休的红男绿女中，将两支对抗队伍中的一部收录机和一只电饭煲掀进了长江——交通这才恢复正常。

赵胜天和李小兰双方的家庭都住武昌。即将成立的小家庭也在武昌。他们用不着过江挤大桥。但还是没有逃过劫难。因为大桥交通堵塞，使紧接着大桥引桥的武昌阅马场也堵塞，以致于赵胜天在阅马场大打出手，他自己也被打掉了一颗门牙。

---

## 名家作品

---

做新郎这天被打掉一颗门牙真是令人永生难忘永世气愤。而穿着他花八百多块钱买的结婚礼服的李小兰还说什么“赵胜天！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混蛋马大哈！”这哪里像他的新娘子！

这一夜他们没睡一起。李小兰说赵胜天满身血腥味和土腥味，像一只好打恶架的癞皮狗。赵胜天不客气地回敬了李小兰一句：“小婊子养的！”如果不是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同床共眠过。肯定他们两人都会为自己空度洞房花烛夜终生抱憾。

本来，按赵胜天和李小兰的想法是：婚礼尽量豪华。迎亲从大街上游行的方式就不必随俗了。

赵胜才坚定他说：“不行！”

赵胜才是赵胜天的大哥。赵家老头子坐在一边一支接一支抽大儿子孝敬的外烟，大儿子则父亲一般决策家庭成员的婚事。

赵胜才八年前辞掉肉类联合加工厂屠宰工的工作，南下沿海经济特区做生意。天下还真让他这小学毕业的半文盲闯出来了。如今他定居深圳，有幢花园洋房和小轿车外带妙龄女秘书。自从他发财以后，每次回武汉便俨然像一家之主。他说不行，二哥三哥四哥五姐及父母双亲都说当然不行。

赵胜才说老么的事要按武汉市第一流的水平办，这关系到他的荣誉问题。他要让街坊邻居，让肉联厂欺侮过他的狗杂种们，让曾经甩了他的那个幼师婊子看看，都看看！

赵胜天李小兰自己的婚礼不能自己做主，多少有些不快，但一想到又不要他们掏钱，不游行白不游行。

目前武汉市最流行最时髦的迎亲交通工具是“麻木的士”，即好酒的汉子们踩的人力三轮车。小轿车曾经流行过一

阵，但很快被“麻木的士”所淘汰。因为小轿车显不出结婚内容的豪华。武汉人就喜欢显。

赵胜天迎亲雇用了二十辆“麻木的士”。六辆坐人，十四辆拉结婚用品。头天晚上穿小巷把东西运到李小兰家，元旦这天下午从李小兰家大张旗鼓接出来。冰箱、彩电、录像机、音响、全自动洗衣机，不锈钢厨房用品、抽油烟机，高级缎面绣花被八床擦成一座小山包。还有一支竹竿高高地挑着煤气户口卡。二十辆“麻木的士”披红挂彩，花团锦簇。路线是从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出发，上解放路，经由彭刘杨路到达阅马场，再转入首义路。回到解放路。如果走直线，他们十分钟就到了。

架是这样打起来的：因为交通堵塞，两支迎亲队伍在阅马场被紧紧挤到了一块儿。另一队伍只有八辆“麻木的士”，新娘子却比李小兰漂亮得多。两支队伍便互相瞧不起起来。当时阅马场堵满了各种车辆，许多耐不住寂寞的司机也凑乐子，故意说些挑拨离间的俏皮话。满大街看热闹的人一片声哄笑。

“狗日的们！”赵胜天咒骂。

李小兰说：“你。还不如骂自己。没骨气。听你大哥的。丢人现眼。”

“丢人现眼的就是你，还不快闭上你他妈的臭嘴！”

“你他妈！”

李小兰就要跳下车，被女宾相们生拉活扯留住了。

赵胜天的眼睛开始骨碌碌乱转，想找点岔子惹是生非。他二十岁之前经常在这一带惹是生非。没料到二十六岁作新郎的日子又旧病复发了。这时对方有个女宾相往他的车轮上吐了一

口痰，他很高兴抓到了把柄。他跳下新郎的座位，劈腿叉腰，指着痰说：“谁的狗瞎拉屎也不出来管管，再不露面老子要她舔干。”

四十一个高大的年轻人从美丽的新娘身边走过来。说：

“伙计。我们到边上去玩玩怎么样？”

赵胜天微笑了。

围观者立刻内行地往边上涌，在辛亥革命起义的指挥部红楼前面打了一个场子。一对新郎便在屹立的孙中山先生铜像的注视下拉开了架式。他们虎视眈眈了片刻，双方同时进击。赵胜天直捣对方胯下，对方取的是赵胜天面门。赵胜天仰头略让，一拳捶在下巴上。他掉了一颗下门牙，满口鲜血。对方却痛倒在地，捂住下身左右翻滚。有人兴奋地数了十下，年轻人不仅没站起来反而哭了。赵胜天胜利了！他一想到这伙计至少一周不能和漂亮新娘睡觉就直乐。但他刚落座就听见了那边新娘的哭叫声：“请把我弟弟送到医院去！先送我弟弟！”

弟弟！赵胜天顿时凉了半截腰。脸上立时就露出凉了半截腰的神情。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李小兰指名道姓他说：“赵胜天！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混蛋马大哈！”

平时他俩互相称呼“小赵”、“小李”，极少数非常用才刻才称呼全名；

原来李小兰并不完全是个娇小活泼、用黄金首饰就可以蒙住她心眼的憨妮。他感到受了她的骗。

夫妻才开头。往后怎么过呢？

大哥赵胜才像个真富翁一样，拍了拍发福的肚皮豪爽大笑



在笑声中但然地承担了自己决策中的错误。

“我没想到武汉市还是这他妈的不文明。”他说。

作为弥补，他建议新婚小夫妻外出蜜月旅行，坐飞机来往费用由他赞助。

“坐飞机比坐‘麻木的士’打架的机会少。”赵胜才的这句话终于把李小兰逗笑了。

小两口言归于好。他们都没坐过飞机，都很想坐。干嘛不坐？别人出钱，不坐白不坐。

他们搭肩揽臂一块儿商量旅行去向。

如果武汉——香港一日游没有停航的话，他们就不会有分歧，一致去香港。

赵胜天说：“去北京吧？”

“北京我去过了。还不如去上海。”

赵胜天则认为上海是个商业城市，没什么风景可看，上海人又欺生排外又不经打，还不如去苏杭。

李小兰认为苏杭不如九寨沟。

冬天去山沟沟干什么？那就还是考虑城市吧。

小两口趴在中国地图上寻来找去，最后选中了山城重庆。又可看山又可逛城又有麻辣火锅吃。

他们买了飞重庆的机票。兴兴头头收拾行装，告辞亲友，到候机厅等候坐飞机。天才知道为什么生活总是一波三折呢？他们又出事了。

重庆方面有雾，推迟起飞时间，赵胜天李小兰白等了一天。第二天又去机场，又说有雾。等着等着李小兰告诉赵胜天。

“我有点儿烦。”

“忍忍。”

过了一会，李小兰说：“我有点恶心。”

赵胜天没理她，心想老这么等着，谁都会恶心。

突然，李小兰很冲动地站起来，捂住嘴跑进厕所。女厕所里立刻响起哦哦的呕吐声。赵胜天在厕所和行李箱之间来回小跑，耳听得李小兰像挨揍的小狗一样惨叫，他头一次感到有点惊慌失措了。

乘客中有位中年妇女自告奋勇出来说她是医生。赵胜天一揖到地，连声说谢谢活雷锋！

李小兰很快就停止了呕吐。过了一会，中年妇女搀着李小兰出来了。李小兰面带红晕，完全不像个病人。出于人道，赵胜天还是问了。

“大夫，她病重吗？是什么病？需要送医院吗？”

中年妇女轻轻的话语对于赵胜天不啻一串惊雷。

“她不需要送医院，但需要送回家。她应该卧床休息几天。因为她怀孕了。”

怀孕了！赵胜天张口结舌，脸颊发赤。李小兰怀孕了！

中年妇女说：“别不好意思。恭喜你们啦。”

赵胜天忘了说谢谢，李小兰说了。李小兰比赵胜天冷静得多。

——坐飞机蜜月旅行的美好计划因李小兰的怀孕而夭折。小两口沮丧极了。”

这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。现在的年轻人婚后生活都是有规划的，一般都不愿随便生孩子。赵胜天李小兰的决定是两年以后要小孩。首先是好好享受两年新婚生活，同时也攒点钱以备后用。

失误就失误在避孕措施上。赵胜天坚决不肯使用避孕套。理由是他一套上那玩艺，就觉得自己是个橡胶男人；李小兰坚决不肯吃避孕药，吃了她就头痛心慌月经不调。婚前同居总归是躲躲亲亲不太好见人，所以又不便去医院上节育环。只有采取安全期避孕的方法。由此看来，安全期并不安全。怎么办？

怎么办？生孩子谁来管？产假满了之后谁照料孩子？赵胜天的母亲已经当众宣布过了，她决不再给任何人做老妈子。她这辈子自己养了六个，给人带了六个，二六一十二，总共一打。她再抱孩子胳膊都发抖。厌恶了。这几年她只做两件事：打麻将和给老头子做饭。

李小兰的父母都是处级干部，都没退休，一副架子早端在那儿，见了孙子外孙只限于点头微笑，至多握握孩子的小手，“嗯，长得不错。”

如果请保姆，那么更大的困难接踵而至：去哪儿请保姆？哪儿找得到好保姆？一间单身宿舍已被塞得满满的，保姆住哪儿？拿什么钱养活保姆？

赵胜天每月工资七十元，李小兰六十四元。所有补贴加一起，两人收入不到一百八十元。小白菜六毛钱一斤，瘦猪肉五块，鸡翅膀八块啦！靠兄长靠父母结了个豪华的婚就够意思了。他们就把你们送上岸了。你们成人了。再回家吃饭就说是“刮一顿”了。赵胜天还是个挺爱脸面的人呢。

孩子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在为你存的零存整取折子上，刚进入第一笔款子：二十六块钱。

赵胜天和李小兰依偎在一起，絮絮叨叨说到深更半夜。他们在突然袭击之下心心相印了。赵胜天不时抚摸妻子的脸颊，李小兰也不停地抚摸丈夫，两人相互体贴，就像两只冻坏了的

小猫在挤着身子取暖。

“你说怎么办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我说——我没办法。你是男的，你说了算。”

“那明天我陪你去医院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不许怕痛的啊。”

“好。”

李小兰非常乖地答应了。

他们小心翼翼像绕暗礁一样绕过了“人工流产”这个词。

### 三

妇产科有间房子挂着“人流室”的牌子。房门口有几条长凳。女人们全坐在凳子上排队，男人们则在窗口、走廊、楼梯口闲逛。

“人流室”把门叫号的护士是个畸形发胖的半老妇女。她坐得安若磐石，愤世疾俗地瞪着面前的两个世界：不关痛痒而悠然自得的男人世界；准备流血的战战兢兢的女人世界。共同作孽，一个要下地狱，一个却安然无恙，谁能拯救这卑鄙无耻的人类呵！

轮到李小兰了。

“请问您哪，痛吗？”李小兰紧张极了。

胖护士倒有着细腻柔和的好嗓音。

“有点儿，咬咬牙就过去了。姑娘，就这样，生活就得先学会咬紧牙关。”胖护士认真地示范咬牙动作，腮边的肉一嘟

咯一嘟嗜颤动。李小兰笑了。她这一笑便露出了灰色的牙齿。胖护士说：“四环素牙。和我女儿一样，六十年代出生的苦命的孩子们，满口铭刻历史罪恶的灰牙齿。用不着自卑，你看这人模狗样的大小伙子还不同样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了。”

胖护士在男人们中准确地指出了赵胜天。男男女女们都乐了。

李小兰笑得咯咯脆响。小姑娘活泼的神情又回到了她脸上。她彻底放松了，轻松地进去了。

有那么一阵子，赵胜天体会到了由脚心上升的细细的震颤。他被感动了，他的全身是因感动而震颤。

多少年没有感动过？十多年？不，更长。有什么值得感动的？记忆的第一页是饥饿，第二页是斗殴。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父母要养活六个孩子和四个老人。为了一口米饭，为半个馍馍，六个孩子打架，父亲和母亲打架。后来便是在学校打架。在夜幕下的黄鹤楼剧场门口为争夺电影票打架。他鬼点子多调皮捣蛋，老师便整他。他也整老师，与老师及同学中的内奸的战争一直持续到技校毕业才告结束。工作以后情况不仅没有好转，大社会更复杂了。产品销路不好，经济效益不好，书记厂长关系不好。谁也不认真干活，谁都不对谁负责。

大哥赵胜才慷慨解囊也不能使他感动。因为赵胜才欠他太多。从小就专捡他欺辱，逼着他喝他的尿，抢走他忍饥挨饿攒下的过早钱。况且赵胜才一再声称赵胜天结婚是他的荣誉问题，赵胜才是在为他的荣誉付款。

父亲值得他感动吗？父亲就会往家里揣公家的小东西：抹布、扫帚、肥皂，草纸、水杯、算盘……他对五个大孩子欺负

一个小孩子的丑恶行径睁只眼闭只眼。有口烟抽有口酒咪他就赛神仙了。

母亲是怨恨的化身。儿子们的名字全叫小杂种，女儿叫臭丫头。孩子们的生日她全弄混淆了。张口闭口便说不如早点儿死了好。

对于赵胜天来说，感动实际上是一项空白。他嘻嘻哈哈惯了，连绷直两腿立正的姿势都不会了。他永远是一条腿弯着，全身摇晃，一双眼睛漠然向世界。

医院是赵胜天极少光顾的地方。仅有的几次也都给他留下了很糟糕的印象。他怎么会被医院感动呢？连他自己都理会不过来。

李小兰是个相当娇气的女孩子，打一针肌肉注射都哎哟半天。从昨天晚上决定做人工流产到今天上午，她的眼睛就没放过水龙头。一进医院就软倒在挂号处了。赵胜天这么劝那么劝，温柔手段用尽了也无济于事。若是医院再远一点，赵胜天的耐心就没有了，也许要揍她屁股吼她两句了。

可是，胖护士哄好了李小兰。哄得那么巧妙那么慈爱。胖护士的职责是把门叫号，没人会因为多做了工作而多给奖金。这么说还是有人在认真干事，还是有人在为他人着想呵！赵胜天真是没想到自己会在医院妇产科人流室门口补上感动这一课。

“喂，小伙子，你发什么愣？打电话去！”

胖护士大声提醒赵胜天，口气挺冲。

“好的。”

赵胜天毕恭毕敬地回答，并且稍稍弯腰以示致意。他知道胖护士不是冲他，而是谴责男人世界，他完全能宽容。他为自

已学会了一点儿宽容而欣喜。

打电话是赵胜天李小兰昨天就商量好了的。

第一个电话通知赵家。赵胜天的五姐赵胜珠是小学教师，正在上课。赵胜天说家里有人急病住院请传一个赵老师。赵胜珠就慌慌张张来了，慌慌张张地抓起话筒就问谁病了？

赵胜天告诉了她实际情况。

“天爷！这怎么了得，我要告诉妈去！”

“那就拜托你了。”

“妈肯定不同意。头胎哪有做掉的。”

“没办法。已经做了。”

“苕杂种！”赵胜珠一急就不顾为人师表了，“你怎么能听那小妖精的话，她当然不愿要孩子，有了孩子她就完了。”

“我没听她的，是她听我的。”

“少吹牛。我马上就去看妈。”

“去吧。”

赵胜天的第二个电话是通知岳母。李小兰说希望她妈来照顾她几天。

李家妈妈不愧是处级干部，没等女婿讲完就打断了他。

“小赵，首先你要做的是放下电话，赶快制止手术。”

“恐怕来不及了。”

“恐怕是什么意思？”

赵胜天扭头看“人流室”，又进去几个了，没见一个男人冲进去制止。

“就是已经来不及了。”

“简直乱弹琴！”

赵胜天没词。

“你们结婚才十天哪！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十天就怀孕五十多天不怕影响不好？”

赵胜天更没词。决不和岳母对抗，这点他是很能把握自己的。

“妈妈，小李说希望你能来看她。”

“当然。我的女儿我心疼。对你，我倒有个希望，希望你别再引诱兰兰做些出格的事。”

“好的。”他说。多滑稽的问题，婚都结了，还有什么出格的。

“好好照顾兰兰，煨点鸡汤她喝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注意，要么就采取有力措施暂时不要孩子，要么就好好生下孩子。你是男同志，要有责任心。再发生这类事我可对你不客气了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#### 四

进了“人流室”，一个头戴淡蓝色手术帽的女大夫说：“拿来。”她要病历。

李小兰递上病历的同时递上了一本特大台历。这种印刷精美的进口大台历目前在武汉市还不多见，是赵胜才的女秘书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。元旦刚过春节没到，送这种礼物还恰当。

大夫注意地膘了李小兰一眼：“你是未婚？”



“不。”李小兰脸红了，“我怕疼，请您轻点。”

“哦。”大夫说，“你别紧张，我尽量轻一些。”

李小兰到布帘子那边的房间接受检查。这间房很大，有暖气。妇产科检查床摆了一溜。有几个女人仰天八叉接受检查。两个年轻男实习生正在实习。

大夫吩咐李小兰脱掉一只裤腿，自己便乒乒乓乓拿器械。李小兰犹犹豫豫地脱着裤腿。肌肉又开始发硬，她有点后悔了。

“短裤也脱掉。”

大夫举着明晃晃的窥阴器简洁地命令。

李小兰吸了吸浓重的药水味，膘一眼实习医生。

大夫说：“八十年代的年轻姑娘还这么封建，脱吧。快点儿。”

八十年代的李小兰一点儿都不封建。她十六岁就开始谈恋爱，先后谈吹好几个。在舞厅跳舞认识了赵胜天，第二天晚上就约会了并且还拥抱接了吻。她没有丝毫等级门第观念。处级干部家庭的女孩想嫁就嫁给了普通市民家。夏天在东湖游泳，她穿着比基尼泳装大摇大摆。她敢顶撞父母也敢顶撞领导。她对谁都可以坦率地承认自己学习成绩不好，考不上大学。赵胜天看中的就是她表里如一的潇洒劲儿。她潇洒得使赵胜天私下里以为她是一个好摆布的憨妮。不过通过结婚，她已经向赵胜天表明了自己并不憨。

过去从没有人评价李小兰封建。这位大夫倒是个发明家。你错了。李小兰默默地告诉大夫，一边默默地脱短裤。

除非她不做人工流产，否则，大夫的一言一行均不可抗拒。这和封建二字没有关系。一个姑娘应该有她的神秘，有她保持神秘的权利；有她的娇羞，她拥有这份娇羞她才是个可爱